



偏看 Looking Awry

徐钢 Xu Gang

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无论是伤痕美术、星星画展，还是85“新潮”，都是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但是，过度强调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强调一种线性的、集体的艺术史发展观，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读。归根到底，作为一种舶来品的但又和中国的现代性共生的艺术样式，当代艺术完全根植于个人的情感与心理层面的视觉表达，因而具有反传统、反写实主义、反集体统一性、反单一美感标准的特质。至于视觉上给人强烈冲击的艺术作品被当成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反映或折射，是因为艺术家都是社会中的个体，无论是多么特立独行、自省弃世、都会在个人的心理表达上戴上时代的印记。他们先是个体的才是社会的，他们先是自我的才是政治的，他们的作品先是独特心理的表达才是集体情绪的宣泄。

在追溯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同时，我们必须记得它为什么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外铁栅栏上展出作品的“星星美展”早已为中国当代艺术奠定了基调：它是反叛的、挑衅的、反写实主义的、拥护个人主义的，并且是体制外的。即使在职业艺术家和艺术从业人员大量增长的今天，这个基调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当代艺术从整体上说，一如既往地具有反叛性并强调个人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在其形式、媒介，和风格上与传统国画以及模仿苏联和欧洲写实主义的中国现代艺术有明显区别。之所以称之为“当代艺术”，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和世界当代艺术具有类似的语言。中国当代艺术曾经是、现在任然是基于更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个人主义的艺术表现。

检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过程不应该简单而直白，因为真正有趣的视觉作品从来不是对个人精神世界的直接反映。伟大的艺术作品常有很多层面，这样才能与更多的观众产生共鸣。去着手体会具有很多层面作品的时候，我们需要“偏看”而不是“直视”。

斯拉沃日·齐泽克用“偏看”(looking awry)一词来解释拉康的精神分析，对于他而言，这是理解一个人精神世界和他所看见或创造的视觉图像之间关联的最好途径。齐泽克特别指出拉康如何经常将荷尔拜因的《大使》(1533)作为参考，来解释避免“直视”而采取“偏看”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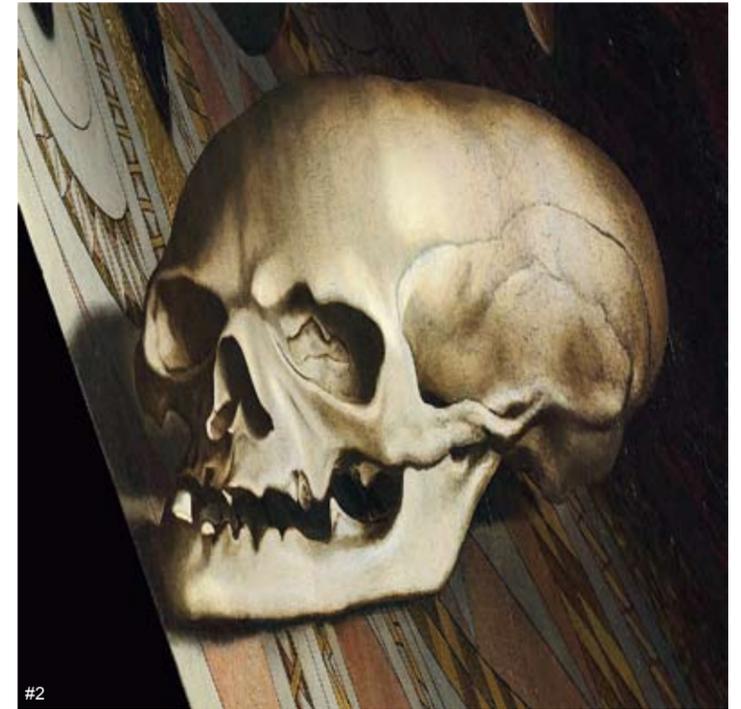
“在画面底端，两位大使肖像下，观众可以瞥见一个扭曲的、延伸出来的‘竖立’图像。只有当观众走到画作陈列室入口，再最后从侧面看一眼，才能看出这个图像呈现出一个的轮廓，从而透露出这幅画的真——通过这个变形的来否定充斥在这幅画其余部分的器物，那些器物是为了殖民征服所用的，或者代表着高尚的艺术和知识。”

如图(左上)是齐泽克和拉康提到的荷尔拜因的《大使》：

在这幅神秘画作的前景部分是一个奇怪的物体，从正常角度看，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只有当观众走到画面左侧，从几乎与画面平行的角度看，才能看见图中(右上)的画面：

只有在特殊角度才可以看见这个的技法被称为“扭曲的远近法”(歪像画法、错视画法)，而这幅画是艺术家们运用这项技法最著名的案例。齐泽克认为，随着视角的改变，变清楚的同时，画面的其它部分也就变得模糊而虚无。对齐泽克而言，这个就是体现拉康“无法实现的欲求”的完美案例。“无法实现的欲求”是应该排斥在主观意识外的多余而无用的部分，然而它却作为一个模糊点存留在人的意识中。如果一个人清楚地察觉到自己意识中这一模糊点，那么他已经疯了。将这一概念延伸至视觉形象，齐泽克使我们注意到那些所谓的畸形、禁忌、和异常，在打破循规蹈矩的视角和准确无误的表达中起到的作用。

简而言之，所谓偏看，意思是我们通常视若



无睹的意象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会揭示出各种精神状态和文化状况的焦虑和偏差。从艺术作品上来说，换一个角度能看出各种新的意味，细节与整体的关系、艺术家独特的签名式的笔触和整体艺术语言的关系、模糊细节和清晰细节的关系，都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从艺术作品的接受上来说，所有陈列在我们面前的艺术品，似乎是最赤裸、直接、完整的方式邀请我们去理解，却又因为艺术家隐秘的动机和焦虑拒绝完全的被理解，而这种无法理解的可能恰恰是“偏看”所包含的心理机制：差不多都可以看得到，却又有什么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不确定，隐秘，私人，情感的涌动，却又在最个人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关联上这个时代、这个国族，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所在。

我们可以用荷尔拜因的《大使》隐喻中国当代艺术：大背景是中国经济日益繁荣昌盛的景(表)象，而前景中的小污点就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虽然渺小，可是它顽固而令人不适地存在着。对于艺术家个体而言，正是由于他们各自的艺术计划和具有独立思想的表达，才使得这个小污点得以长期存在，并拥有无限可能。

#1 大使 布面油画 荷尔拜因
#2 头骨 布面油画 荷尔拜因

当代美术家